

印尼反政府學潮的背景與評價

羅石圃

自上年七月，雅加達大學生反對巴士加價開始，印尼便已興起了波濤起伏的學潮，并由反對巴士加價轉變為募款救災及反貪污等運動，至大選之前，更轉為反對蘇哈托競選連任總統的高潮，且有萬隆、泗水、茂物等地的大中學生羣起響應，各地新聞報導評論亦多認定此乃印尼大動亂的先聲。但在軍方嚴密戒備下，學潮已隨蘇哈托總統當選連任而趨於消沉。何以致此？這一學潮在印尼學運史上的評價如何？其答案都須從學潮的複雜背景中去尋求。

一 印尼學生與現政府的關係和責任

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尼共產黨依據北平的策劃，獲得當時總統蘇加諾的同意，企圖以軍事政變手段，一舉殺害堅決反共的陸軍將領而建立赤色政權。幸有漏網的蘇哈托將軍指揮陸軍將士奮起反撲，全國民衆也聞風而起，一致協同軍方討逆，不僅將印共武裝及其組織徹底摧毀，且將終生總統的蘇加諾政權，在羣情忿激之下予以推翻，而由蘇哈托將軍接替總統職位。這是印尼劃時代的「九卅事變」，也是蘇哈托掌握印尼政權的開端。

一般都承認締造印尼新政府的有三大功臣：武裝部隊、回教信徒及青年學生，同屬功不可沒。此三大勢力聯合一氣推翻蘇加諾政權而成立新政府，並非為奪權而奪權，乃為實現印尼的立國五原則：（一）信奉全能上帝；（二）人道主義；（三）民族主義；（四）民主主義；（五）社會公平^①。他們忿于蘇加諾執政後期，耽于淫侈逸樂，每以獨立運動英雄自居，以致橫被共黨所利用；在國會將他擁為終生總統後，他既不依照憲法舉行大選，埋葬了印尼的民主；又縱容共黨公然侮辱眞主，聽任官吏貪污，面對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而無動于衷，且仍然揮霍無度，以致立國五原則的精神都蕩然無存。新政府對此如何加以重振？便是掃蕩印共並推翻舊政權的三大功臣所付託給蘇哈托的重責大任。

蘇加諾被迫下台後，印尼武裝部隊既已接掌政權；而回教徒亦可經由其政黨參政；唯有廣大的學生在亂局底定後，便不能不從街頭回到課堂。但由蘇哈托當時所組成的「開發內閣」(Development Cabinet)，在十八位部長之中，即有來自學府的六位財經

註① 「訪問印尼報告」，郭湘章撰，一九六九、四、二。

專家，另外尚有五位不管部閣員——負責協調經建計劃及改善民生事務的學者，也都是執教于各大學的教授^②。可見新政府不僅視學生為實行新政的監督人，且可經由這批參加政府工作的學者專家，作為學生與政府之間的橋樑，隨時溝通雙方意見。再由蘇哈托亦經常接見學生代表，共同討論發生爭議的問題，更說明了彼此之間不應出現嚴重的隔閡，以致造成示威的暴亂學潮。

二 一九七四年學潮暴亂的因果

但當一九七四年元月十四日，日本前首相抵達雅加達訪問時，即觸發了印尼的學潮狂瀾，先有各大專院校學生代表三千餘人，分由各路擁到機場向田中示威，藉反對日本經濟侵略印尼，從而牽出了雅加達政府兩名勾結日本而貪圖私利的人——都是總統的特別助理，一為負責經濟事務的蘇佐諾·胡瑪達尼少將；一為負責政治事務兼特別工作組長的阿里·穆多栢少將，并一致指責此兩人均為日本走狗及政治搗客。繼後由教師領導的中學生亦湧向鬧市的華人區，除燒毀日製汽車，搗毀商店廚窗擄掠財物而外，并一致指責印尼華人與日商互相聯手剝削印人，以致此一反日示威不僅擴大而成為反貪污運動，且更演成了排華的暴亂狂瀾。

經過政府實行戒嚴，及出動軍警阻止暴亂，結果約有八百人被捕，五十人判處死刑——包括廿名學生領袖、十二名左右陸軍軍官，和少數大學教授及「社會黨」首腦；另有在暴亂時，當場喪生的十一人，及受輕重傷的百餘人，損失可謂相當慘重。不過學生組織對燒毀日製汽車、搗毀及劫掠華人商店等暴行，曾大表不滿，認為有損彼等的純潔，而官方所發表之文件，亦指出此次暴動，乃根據詳盡策劃的反政府陰謀^③。這又說明了領導該次示威的學生組織，對於由示威而演成的暴亂狂瀾，原非始料所及，其本身已為野心家所利用而不自知。

雖然官方文件所指的反政府陰謀策動者，祇是蘇加諾餘黨，但蘇加諾主義對共黨向不設防，其「國民黨」領導人蘇朋諾（*Sudharto*），在印人反共怒濤澎湃之際，仍公然宣稱該黨並不拒絕共黨份子參加^④，而擁有三百萬黨員、八百萬勞工和一千二百萬同情者的印共，在其得勢期間的滲透潛伏，更是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故在蘇加諾餘黨背後，策劃反政府陰謀者自然另有其人。不過無論是政客或共黨潛伏份子，都祇能因風煽火，在基本上必然是出于政府所暴露的弱點，始能給予他們可乘之機。據觀察家剖析，該次學潮的形成，乃基于下列的多種因素：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田中訪問印尼引起之動亂」，英文「自由中國評論社」駐印特派員撰，一九七四、二、廿。

註④ 「印尼普選大勢」，「中央社」雅加達航訊，蘇玉珍撰，一九七一、二、廿一。

(一) 將領之間的權力之爭：保安司令蘇米特洛上將與總統政治事務特別助理穆多栢一向貌合神離，彼此均有野心繼承蘇哈托的職位。由於蘇司令訪問印尼各大專院校，學潮亦隨後發生，以致一般認為學生反對穆多栢的示威，含有推波助瀾的成份。(二) 技術專家不滿意總統特別助理：因為他們雖身為部長，其職掌經常受到總統經濟特別助理胡瑪達尼的干預。由於這批專家仍然兼任大學教授，師生之間聲氣相通，顯示學生示威以胡氏為對象之一，即由此而來。(三) 日本在印尼的經濟勢力過於炫耀：由于日本資金大量注入，且大多選擇與華裔合資經營，迫使民族企業無法競爭，加上電視廣告與大建築物屋頂之虹霓燈，幾為日商所獨佔，以及日本人搭乘日航機，于抵埠後，再乘日製汽車進入日人經營之旅社、飯館，其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作風，早已造成印尼學生的積忿，一旦爆發，使華裔亦被捲入怒潮之中，便是由來有自。

以上各點，都祇能算是該次學潮的導因，更重要的，是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由于在新政府成立後已被控制的物價，到此一時期又已不斷高漲，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與政府官員及富商大賈的享用豪華，揮霍無度，形成了強烈對比，本已使學生們怵目痛心，再加上各報刊不斷抨擊日本經濟侵略以及蘇穆兩位總統助理與日商勾結圖利的傳言，這便是該次學潮以反日排華、反貪污（且指明了兩位總統特別助理）及反對物價直線上升等為主題的根源。在暴亂爆發前，蘇哈托曾于官邸延見學生代表卅五人，彼等亦曾提出三項請願：(一) 消滅貪污；(二) 平定物價；(三) 撤銷總統特別助理^⑤。

暴亂平定後，印尼政府即下令撤銷總統之軍事、政治、經濟、財政等特別助理，保安司令一職，由蘇哈托自兼，原司令蘇米特洛上將，仍舊担任武裝部隊副總司令。雖然這是接受了學生代表三項請求之一，但對如何消滅貪污及平定物價？則並非一蹴可成；且在暴亂平息之後，此兩者日益猖獗，無怪學生們更感不安。

三 前年未遂改變的來蹤去跡

一九七六年，依照印尼憲法每隔五年便須舉行大選的規定，應為蘇哈托執政後于一九七一年恢復普選以來的大選之期，其所以未敢如期舉行，主要原因是鑒于經建由起飛而出現了衰退現象，物價漲幅相當驚人。就通貨膨脹而言：上屆大選前夕，已由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六百，下降到了百分之八，以致一般都認為這是該次大選執政黨贏得大捷的主因。但到一九七六年，通貨膨脹率又高踞「東協」五國之冠而達到百分之廿。(泰國為三點一，大馬三點八，新加坡二點二，菲律賓六點七)^⑥，其影響選民對政府的評價，已屬顯然。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印尼大選與政局的瞻望」，本刊，第十六卷，四期，拙著。

如果印尼的經濟衰退，祇是遭到世界經濟萎縮及能源危機的衝擊而形成，尚可求得選民的諒解。然而印尼是世界油產國之一，在油價飛漲之際，不僅未能增加國庫的大量存儲，反而由於國營石油公司經營不善，在宣告破產後，所遺留下的龐大債務已高達百餘億美元，使國庫不得不為它清償。這種令人痛心而無法見諒于選民的事件，逼使印尼政府不得不延期大選以便設法彌補。惟以重振民主的立國精神，居新政府的五大任務之首，而在這一（一九七六）年又發生了「沙維托陰謀和平奪權事件」，乃使印尼當局感覺到次年如不舉行大選，恐將有發生政變的可能。

「沙維托陰謀奪權事件」曾被西方通訊社直指為「未遂的政變」。印尼政府在逮捕了沙維托等後所發表的聲明，亦稱「有人企圖違憲撤換蘇哈托總統」，同時公佈了陰謀者的五項文件，其中指出：蘇哈托政府大量吸收外資的開發政策，「已使崇高的品德喪失，帶向了毀滅的深淵，可見蘇哈托的領導完全失敗」。因此要求他把總統職位移交給元老政治家哈達（Monamrad Hatta）這種紙上談兵的秀才造反，其所以造成緊張情勢，乃由于在此五項文件上的簽名人，包括了印尼的元老政治家，和各宗教領袖。

依照沙維托等的計劃，是在回教開齋節期間，將文件大量散發，俾簽署者遭到逮捕，以便觸發學潮和羣衆暴亂。而在此一期間，美國「新聞週刊」又發表了一篇有關印尼的報導，主要內容包括三大問題：（一）貪污是危害蘇哈托政府的癌症；（二）國營石油公司的崩潰，拖垮了印尼經濟；（三）蘇哈托的家屬利用特權大發橫財。這篇顯然是攻擊印尼政府貪污腐化——並以蘇哈托爲主要對象的文章，其所以適于此時發表，如果並非巧合，便是有計劃地準備爲沙維托文件散發時助陣，無怪乎印尼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蘇杜莫將軍指出：此中顯然具有「國內顛覆因素，旨在使印尼人民和世界各國對蘇哈托總統的信任減弱——甚至完全消逝，俾孤立印尼，造成外國停止援助與投資」。

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將軍更明白揭露：蘇俄情報機關「KGB」，企圖藉沙維托反政府陰謀事件製造暴亂，寄望在文件簽署人被捕時，掀起羣衆示威^⑦。可見雅加達政府將此一事件目爲「未遂政變」與「顛覆活動」，並非聳人聽聞的危言。所幸有關方面對此次陰謀在事前即已破獲，且對簽署文件的所有知名之士，在他們一致聲明乃受到沙維托的矇騙後，不加追究，故未引起學潮，同時印尼政府又公佈了普選期限安撫人心，所以在上年五月選舉中央及省級民意代表過程中，校園之內，亦相當平靜。直至今年選舉總統之前，始不斷地與起學潮的波瀾。

四 普選餘波所轉化的學潮前奏

註⑦ 同註⑥。

不過上年五月的普選雖並沒有觸發學潮，但選舉的餘波卻波及了學府，首先是雅加達十六間大學學生會聯合發表「告全國人民書」，指責普選沒有按正規進行，政府主持普選未能站在公正立場，武裝部隊少數人偏袒某一方。接着雅加達和萬隆各大學學生，宣佈成立「維護民主與基本人權協商機構」，以「協助喪失基本人權的老百姓——特別是普選受害者」為宗旨。另由雅加達大學生發表請願書，要求負責選舉的「人協會」，必須儘速決定每一總統究竟可以連任幾次？並提出了某一政要為新總統候選人。

蘇哈托總統和政府有關當局經過數次談話後，聲明此次普選是合法的，其結果不容否定。同時參加競選的在野黨在主持普選機關提出了各種證據後，也自動收回其指控選場舞弊的抗議，并在協調會議後，一致發表了承認普選結果的聲明。因此，保安司令部負責人蘇莫杜上將發表談話：除概述普選經過外，并指出此次普選「是合乎規定的」，要求各界不得再就選舉而故弄是非，特別「提醒大學生：要警惕校園外的政治陷阱和顛覆圈套」^⑧。這便無異封閉了學生們藉口普選舞弊而與風作浪之門，也揭穿了在他們幕後的撥弄者。

但到七月下旬，印尼政府為了巴士公司能有財力可以償還銀行貸款及增購新車，核准了雅加達巴士票漲價百分之七十，一時引起廣大市民的不滿，自屬勢所必然。而全國規模最大的「國立印尼大學」學生會，立即派出七十名同學分赴各車站「徵求民意」，全市各大學學生又派出代表團謁見交通部長要求收回成命，但所得到的答覆是：政府無意改變決定，于是耶市各大學學生聯合發表聲明：指責當局不顧民意，並揚言即將採取堅決行動。

接着全市十七間大學聯合派出學生數十名，分赴各車站阻止巴士開出，並張貼要求降低票價的標語。據當地新聞報導指出：一些車站的司機和售票員，對學生的行動發出歡呼，而各校學生代表在拂曉集合時，情緒激昂與氣氛肅穆，「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之慨」。這類報導，顯然對學潮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負有維護交通與治安責任的雅加達軍方，一聞學生採取了破壞交通行動，立即派出軍警馳赴各車站，逮捕橫阻巴士開出的學生，并命令司機將巴士照常開出，使市區公車行駛迅即恢復了正常。惟羣衆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及表示「將堅持要求將巴士票價降低的鬥爭」之聲明，立即接踵而來，而且獲得了日惹等地的各大學學生的聲援助威。

繼後印尼政府成立了「七部長小組」，負責巡迴各地與大學生對話，以便闡釋政府不得不提高巴士票價的苦衷。但學生所提出的，都是節外生枝，尤其對造成印尼財政災難的國營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祇受到軟禁，而一些觸犯貪污罪的中級官吏卻被判監禁終生，以及貧富懸殊、軍官子女驕橫、印尼與日本天然氣合約等，紛紛提出質詢，問題之尖銳，均使部長們置答為難，至七部長一行抵達萬隆，當地廿間大學學生會以「傻瓜運動」名義宣讀一次聲明書，要求「實現民主政府和公平社會」，「建議向老百姓公佈各級官吏及其家屬的財富」，且在會場張貼了攻擊政府的多種惡毒標語，使部長們認為有違「對話精神」，亦即未終席而散。

註⑧ 「印尼大選與今後外策的評估」，本刊，第十六卷，十期，拙著。

在七部長謁見蘇哈托總統後，作為該小組組長的蘇米特洛聲稱：「如果他們僅僅想把意願強迫加于別人，作為政治活動的出發點，這便促使政府別無他途，祇有不計一切後果，正面對付他們」。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蘇杜莫亦警告學生及煽動者，如果將示威轉到街頭，他已準備出動六旅軍隊進行鎮壓^⑨。巴士加價風潮亦就此告終。

五 多方起伏變化而形成的狂瀾

上年八月中旬，日本首相福田預定訪問印尼三天。印尼學生對三年前由田中訪問而導發的學潮暴亂記憶猶新，自然不會放過此一重新掀起學潮狂瀾的大好機會。他們先以「印尼大學」學生會名義，向官方接待委員會及日本大使館，要求福田到該校與同學對話，以便討論日本對印尼援助的後果問題。同時雅加達各大學學生領袖的接觸頻繁，都已顯示他們正在準備使田中訪問時的暴亂捲土重來，造成人心大為震撼。

但在福田到訪前夕，雅加達軍方舉行了龐大規模的「鎮暴演習」，除出動數千名武裝部隊、數十輛裝甲車和直升機而外，且鄭重警告：禁止示威遊行的戒嚴令仍然有效。於是印大學生會主席哈金也發表談話稱：「大學生邀請福田對話，祇在為了表達印尼人民的意見，而並不採取任何行動」。在語氣之間，已充份流露出學生情緒已因軍方的嚴密戒備而轉趨緩和。故福田在訪問期間并未接受學生的邀請而能安然結束此行。不過學潮的暗流又由此轉向。事緣上屆普選所產生的國會依照憲法規定應於九月九日解散，新的國會須至十一月一日方告成立，學生們居然宣佈在此一真空期間，由他們組成過渡的「臨時國會」，以免國家在沒有國會的監督下而情勢更糟。

他們所擬定的臨時國會議程，包括要求蘇杜莫上將出席報告反貪污運動進行的情形，及要求國家機構整頓部長蘇馬林，作有關制訂政府官吏財富統計的報告，以便公佈週知。此外又要求一批政要——包括糧食統籌署長阿利芬中將等，都出席作證，俾將幾樁大貪污案從事澈底清查。雖然他們所指定的報告官員，對此種違法而出于兒戲的傳召都相應不理，但學生們的目的，也祇是爲了加強反政府貪污的宣傳。繼後他們又有一連串的活動，如「救災運動」、紀念「青年誓詞節」、「烈士節」等的遊行示威，都是朝着此一目標——以貪污無能醜化蘇哈托政府，及鼓舞青年學生和軍人繼承先烈精神，以期達成反對蘇哈托競選連任總統之最後目的。

白米，是印尼人的主要食糧，但在去年因水旱災交侵，使一向有糧倉之稱的西爪哇加橫地區，缺糧尤爲嚴重。于是雅加達和萬隆等地的大學生，都紛紛前往調查災情，從而展開「救災運動」，除在市區到處募款而外，且以雅加達達官經常進出的網球場爲主

註⑨ 「波濤起伏的印尼學生運動」，香港「大公報」，柳風撰，一九七七、十二、二——四、二版專欄。

。據新聞報導：學生們在加拉橫朗杜區調查發現，當地原有一萬一千多居民，大部份均因飢餓而不得不離鄉背井，剩下的人，都靠野菓樹皮維生，並指控當地政府雖宣稱運送了大批白米賑災，但災民實際所得的，不過二百五十克，所以學生呼籲中央須將當地官吏一律撤職查辦。萬隆等地學生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以致救災運動，經過記者的描述，一時令人怵目驚心。

同時為配合十月廿八日的「青年誓詞節」，及十一月十日的「烈士節」——亦稱「英雄節」，各地大學生都藉紀念先烈而為災民提出控訴，並抨擊政府及蘇哈托家屬的大發橫財。前一節日，是在荷人統治下的印尼愛國青年，于一九二九年這一天發表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誓詞，以便團結全國一切力量爭取獨立。後一節日，是紀念一九四五年是日東爪哇英勇軍民，為保衛新生的印尼共和國而奮起抵抗英荷軍，發動了著名的「泗水保衛戰」。雖然此兩個紀念日十多年來都沒有舉行過紀念，但在去年都由各地大學生擴大舉行，分別在校園以內喊出諷刺現狀，呼籲救災，及抨擊蘇哈托家屬斂財置產的口號。據「羅盤報」報導，另有寫着：「武裝部隊不能成為某一集團私有財產」的標語。^⑩

這些行動雖然祇限于校園之內，但經過新聞報導評論，已為衆所週知，人心更加浮動，尤其在學生羣中，中學生亦起而響應。至今年一月開始，學生運動已集中目標于阻止蘇哈托競選連任總統。因為大選期限即將屆臨。

六 複雜的學潮背景與共黨統戰的曲折迂迴

印尼學生領袖如何阻止蘇哈托連任總統？他們不僅推派了代表雅加達、萬隆、泗水、茂物等的四位學生會主席，聯袂謁見「最高諮詢理事會」當局，要求促使蘇哈托拒絕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以避免遭到推翻；並提名前雅加達市長沙迪金海軍陸戰隊中將為總統候選人^⑪，可見他們對政權的轉移已是胸有成竹。至于為何在蘇哈托宣佈接受總統提名後，又並未爆發反對示威行動？顯然又是出于軍方對蘇氏連任總統表示了一致堅決支持。

繼政府下令封閉七家報館後，印尼國防公安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蘇米特洛上將亦即召集海陸空軍首長、警察司令、保安部隊首長、四大軍區司令、情治機關負責人，舉行了三天的會議，并由蘇米特洛代表大會發表罕見的聲明稱：『最近有一些份子利用社會上一小撮人進行通過煽動、蠱惑、破壞國家領導威信和分裂民族團結的方式，企圖強制實現其政治利益活動的一環，如果予以放任，勢必引起社會混亂和違背憲法行動，從而會挫敗即將召開的「人協」全體會議，並導致民族分裂，同時也會給顛覆份子和極端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同註⑨。

份子可乘之機……」。接着他又向新聞界指出：「最近全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熾烈，溫度越來越高，甚至據報導，一些地區已達到了爆炸性的程度……有強烈跡象表明：有一小撮人企圖背棄憲法」。^⑫

這位手握全國兵符的上將，雖然沒有說出軍方如何對付學潮，但事實表現卻甚明顯。例如三軍及警察在首都和全國各要地嚴密戒備，派兵封鎖校園以及將有抗擊英軍英雄之稱的退役中將朋多摩，因煽動學潮而予扣押，都已發生了鎮壓作用。所以在軍方一致提名蘇哈托競選連任總統時，各政黨紛紛表示擁戴，學潮也迅即消沉，結果蘇哈托和其選擇的搭擋阿當·馬立克得以順利當選總統、副總統。至于印尼反政府——且以反對蘇哈托連任總統為重點的學潮，何以如此後勁不足？這由一名學生領袖對「路透社」記者所指出的便可窺知端倪：他認為學生們由于相信報章強烈地暗示軍人集團已經出現分裂，想不到軍方仍然對其領導者一致堅定支持^⑬。這便是蘇米特洛代表全國軍事首腦會議發表的聲明，其威力對學潮有如核子彈的來由。

此外，煽動學潮的朋多摩將軍亦曾明白指陳：他同意今後十年的總統一職仍須由軍人担任，但他反對蘇哈托蟬聯。由此更可了然于幕後推動反政府學潮的退休將領們，亦誤認當權的軍人首腦中，有同情學生以示威運動迫使蘇哈托交出政權者。如果我們再從沙維托事件的陰謀目的，祇在以和平方式造成蘇哈托不得不將總統職位而自動禪讓來看，則更不難發現印尼此次大選所興起的學潮，仍然是朝向此同一目標。綜上所述，可見印尼的野心政客集團，是以策動大選學潮而貫徹沙維托等已被破壞的原計劃，而在他們先前的全盤計劃中，也包含了由散發宣言以觸發學潮及羣衆暴亂的步驟，所以沙維托事件，和大選學潮可視為一脈相承。

其實在學生幕後者並不止此。據本年二月廿三日的新聞報導，印尼有關方面正在審訊「回教過激派」的顛覆政府計劃，發現該集團企圖從利比亞獲得大量援助，以便推翻蘇哈托政府而建立「回教國家」^⑭。以印尼回教信徒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其極端份子顯然很容易滲入學潮。他如「蘇加諾餘黨」一直對現政府懷恨在心，這由大選過程中雅加達官方不得不宣佈建立蘇加諾墓地便可窺知。所以反政府的學潮幕後，乃集匯了各種反對勢力的大成。更何況共黨斷不會放過此次統戰的大好時機，且可站在學潮幕後人的幕後。上年十一月，印尼軍方所破獲的印共兩個組織，均供稱吸收了衆多的成員，其當前的任務在煽動暴亂。至今年二月，印尼公安部長又指責北平正在嘗試遣送印共領袖潛回印尼^⑮，這都不難看出中共如何重視對印尼學潮的利用。

更明顯的，是印尼新聞官朱諾准將三月廿三日直指中共電台廣播鼓動印尼反政府的學潮為英雄式的鬥爭^⑯。其實中共對印尼學

註⑫ 「印尼大選前政治風雲激盪」，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元、五——六、柳風撰，二版專欄。

註⑬ 「印尼選舉總統和蘇哈托」，「路透社」特稿，「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三、十四、第九版、方城譯。

註⑭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二、廿四、三版。

註⑮ 「路透社」雅加達電，一九七八、二、廿三。

註⑯ 美聯社雅加達電，一九七八、三、廿三。

潮的激發宣揚，又何止于北平的廣播，單就它在香港的「大公報」而言：上年十二月，即有報導印尼學潮的專稿連載三天，今年一月，又有同類而異題的特稿四篇，無不竭盡了對印尼學潮推波助瀾之能事。足見印尼此次學潮背景的複雜，也顯示共黨統戰路線的曲折迂迴。

七 結論

從印尼的大局着眼，舉凡官吏的貪污舞弊，經濟建設所帶來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以及達官富商享用的奢侈豪華與一般老百姓的衣食不足所形成的尖銳對比，均令人感到違背了建國五原則的「社會公平」精神，青年學生愛國憂時，且為建立蘇哈托政府的三大功臣之一，負有監督政府實現建國五原則的責任，又安能視若無睹而不向政府提出改革要求？所以他們的動機原本非常正當。其間雖被陰謀者幕後利用而變質，到軍方表現了一致支持蘇哈托連任的堅決態度，學潮亦適可而止，乃使他們的要求得到更高的評價。

蘇哈托政府成立以來，誠然有其不可否認的缺點，但亦斷不能因此抹煞它將印尼經濟從崩潰邊緣迅速重建而達到繁榮境界的功勞。祇有在和平安定的局面下才能從事改革，以便達成政治清明及均富的目標。正如馬立克所指出的，學生的要求誠然是正當與必要，但可以經由民主方式提出，斷不能出之以學潮。所以此次學潮的最後評價，還須等待學生們今後的表現——是否能以民主方式表達他們的愛國憂時熱忱？